

在民航行业今年前三季度的利润高达 137.2 亿元的情况下,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从本月 5 日起“义无反顾”地上调至 800 公里以下 60 元、800 公里(含)以上 100 元的历史最高价位

有一种涨价叫与国际接轨

这次未经听证程序的单方面涨价自然会引起乘客不满。国内各大航空公司因航油涨价成本增加大概 107.9 亿元。但是,根据民航总局的统计数字计算得出,各大航空公司今年收取的燃油附加费已超百亿元,不仅可以弥补航油上涨的成本,甚至还有约 30 亿元的“赚头”。但是,此次涨价仍有专家表示是“国际惯例”。

又是“国际惯例”,又是“与国际接轨”。近年来,“与国际接轨”成了时髦口号,涨价一般都要打“与国际接轨”的主意,以至于“与国际接轨”成了涨价的代名词。

油价要“与国际接轨”、天然气价格也要“与国际接轨”;银行收取跨行查询费是

“国际惯例”、电信拒绝取消月租费也是依照“国际惯例”……似乎只要“与国际接轨”了就万事大吉了,就是发展进步,就是解决问题之道。

比如交通卡,据说买卡要交押金是国际惯例,可是,有人计算过,全国交通卡的余额能产生高达 3000 多万元的利息。在这笔钱如何处理上,国际惯例却被抛诸脑后了。

而且,我们很容易发现,很多与国际接轨都是单方面的。比如油价,国际油价上涨时,国内油价要“与国际接轨”,油价就跟着涨。可是,国际油价回落时,国内油价却不见动静,反而把“中国国情”搬出来,说中国情况特殊云云。涨价时乐此不

疲,降价时却百般耍赖。

银行在收取跨行查询费时也是拿“与国际接轨”来搪塞用户的,但是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这个所接之轨,居然是巴基斯坦的惯例。而且,银行在收费时与国际接轨,服务时却是另外一副模样;收费收得不亦乐乎,服务却不情不愿。

客观地说,“与国际接轨”本身并不错,有些国际惯例恰恰是社会成熟和文明的标志,比如重视人才的国际惯例、最低社保的国际惯例、带薪休假的国际惯例、服务消费者的国际惯例、涨价听证的国际惯例……在进行国际接轨的时候,我们为何不主动去接这些“轨”呢? 广州日报(黄尘)

“一般情况下,报名、考试、结业时,官员们会亲自出面,平时上课基本上就由秘书代替,甚至有时会出现秘书坐满一教室的滑稽场面。”

官员混文凭 秘书代上课

瞭望新闻周刊 进入上世纪 90 年代后,为推进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中央对领导干部的学历要求进一步提高,而且有了明确的规定。眼下,学历既成为一些官员炫耀的资本,更成为他们提拔任用的一块“垫脚石”,从而也促进了官员追求高学历的积极性。记者发现,有些官员一方面没有相应学历,一方面又想进一步发展,获取更高的职务,就开始想方设法地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公款获取学历。

“有些官员混文凭的方式,真是千奇百怪。”北京某高校研究生院负责人告诉记者,“一般情况下,报名、考试、结业时,官员们会亲自出面,平时上课基本上就由秘书代替,甚至有时会出现秘书坐满一教室的滑稽场面。”

南方某地区驻京办的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他从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给领导当秘书,工作还不满一年,就被调到驻京办,平时的工作就是替领导去学校听课、完成作业,还有负责与导师搞好关系。学期末领导来考试,基本是开卷考,考题也很简单。平时成绩占 80%,考试占 20%,只要他这里没问题,就是领导考零分,最后的科目成绩也合格。

“官员为弄文凭,让秘书替自己上课,用公款贿赂导师、学校让自己蒙混过关,在社会上已是公开的秘密。”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李成言教授分析认为,目前官员文凭造假有两种情况,一是“假的真文凭”,即文凭“注水”,没有相应的学业经历和知识含量。二是“真的假文凭”,即办假证。一般来说,大小官员由于具备一定的资源优势,有条件搞到“假的真文凭”。再说,使用“假的真文凭”,不容易被识破,风险要比使用“真的假文凭”小得多。(中新)

北京将设立奥运场馆捐资纪念碑

北京日报 昨天上午,部分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及人大代表来到国家游泳中心检查工程建设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关于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捐资共建北京奥运场馆工作的情况汇报。

据了解,截至今年 9 月 18 日,已有 101 个国家和地区的 33 万余名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参与捐助活动,认捐资金 9.5 亿多元。目前,到位资金 8.4 亿多元,并即将突破 9 亿元。座谈会上,市侨办有关负责人介绍说,市委、市政府和北京奥组委将设立纪念碑,详细介绍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捐资共建北京奥运场馆的情况,并拟在国家游泳中心内筹建一个留名景观,留下捐资者的姓名。(张一诺)

李肇星 4 日在南开大学预先录取了一名博士生。这是他首次以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教授的身份,选拔指导学生。经过面试,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中外政治制度专业的硕士二年级学生高飞被“相中”。

南开大学范孙楼内,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办公室外有 3 名申请者在等待。面对这位机智过人、家喻户晓的考官,他们有些紧张。

李肇星戴上眼镜,笑咪咪的,对他们报考自己的博士表示感谢。

高飞第一个走进考场。李肇星面带笑容地对他说:“请坐,高飞同学。首先向你介绍一下今天面试的老师,除了我,李肇星之外,有朱光磊先生、杨龙先生、吴志成先生。现在请你一分钟之内的时间,做一个自我介绍。”

这位来自四川的学生,在规定时间内陈述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并介绍自己曾任南开大学三农学社社长,目前在天津市津南区挂职。

听完介绍,李肇星说:“现在请老师们提问。我希望你在回答时,第一,放松;第二,实在;第三,回答的长度不要超过老师们提问时间的两倍。”

高飞对考官的提问一一作答。李肇星一边听,一边记录。

轮到李肇星提问了。他的问题跳跃很快:

“你爸爸妈妈是做什么工作的?”“你最喜欢的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的文学家是谁?”“五四以后呢?”“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你最喜欢的是哪一篇文章?”“马克思到过美国吗,到过非洲吗?”……

有些问题,高飞一时无法“招架”。李肇星见状,立即转移话题,缓解他的紧张:“你最喜欢什么体育运动?”“想参加明年奥运会吗?”“第一届奥运会是哪年举行的?”“没关系,你可以不知道。”

李肇星南开招博士生

他甚至开玩笑:“有一个人,担任过中国外长,很想参加北京奥运会,但是估计明年不可能到奥运会参加比赛,你知道他是谁?”

李肇星还问:“怕吃苦吗?”并追问:“如果国家需要你现在到非洲最落后的国家,疾病也很多,或者到世界上最高的国家工作,你会服从分配吗?”

得知高飞对印度政府与政治有所研究,李肇星立即考他:“印度有哪些地方值得我们学习?”

一位戴眼镜的山东女生进来了。李肇星和蔼地对她说:“我看你戴着眼镜,平时爱好什么体育活动?”但接下来,这位考官的提问就不那么“和蔼”了:“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如果你是领导人,你会怎么办?”“在咱们老家山东,农民看病难的问题解决了没有?”“你觉得山东省哪些方面可以学习天津?”“中国历代作家当中,你比较喜欢谁?”“对哪个国家比较喜欢和熟悉,除了自己的祖国?”“美国有什么地方值得中国学习借鉴?”……

他还让这位同学当场念了一段英语,检查口语水平。

一位考官提问,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有何不同?李肇星高兴地说:“这个问题非常好,正是我要问的。”

这位同学回答:“‘崛起’这个词,往往是伴随着战争或者掠夺的方式,但我们中国是包容的国家,通过软实力来体现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和辐射……中国发展很快,在第三世

界国家中拥有很高威信,从来不谋取霸权,拥有低调务实、既重视国家利益也珍视世界和平的形象。”

第 3 位同学是研究欧洲一体化的,李肇星的一个问题,把他问“倒”了:“欧洲有多少个国家?”

他问是否完整读过《资本论》,学生承认没有。李肇星坦率地说:“我也没有,我们要学习它的主要内容。”

对每位参加面试的学生,他都询问怕不怕吃苦。

面试结束后,李肇星与其他考官交换意见。“这些孩子素质都很好,哪个都不错,遗憾的是这次我只能录取一名学生。”他说。

最后,面试委员会宣布决定:根据 3 位同学的情况和李肇星院长的方向,高飞同学的研究基础和研究方向更适合。面试结果将上报学校研究生院。

李肇星语重心长地对高飞说:“对你表示同情——我话说在前面,我平时随便惯了,但是学习的时候比较苛刻,脾气不太好。以后咱们两个都要多向老师们学习,向其他同学学习,还要吸纳外国同学、外国老师们,我们一块努力,增长将来为祖国、为人民服务的实实在在的本领。” 新华社(张国 张建新)



世人皆知的“毒品大王”坤沙于 10 月 27 日死于仰光家中,并于 10 月 30 日下葬。

一次偶然的机遇,我曾与实际控制掸帮势力的二少——坤沙的二儿子相遇。他曾想给坤沙写一本传记,主要是考虑到父亲年事已高,而且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他想让世人了解一个更加真实、更加人性的坤沙。因为在他看来,世人对坤沙有许多误解和不够公正的评价。

我所知道的“头号毒梟”坤沙

二少的真名叫张维刚,看上去 40 多岁的样子,中等身材,平常短发、略长的脸型,穿一件白色 T 恤和浅灰色休闲裤。据说坤沙的大儿子张晓华因患有小儿麻痹症而在家闲养,因此二儿子张维刚和三儿子张维鑫成了坤沙重点培养的对象。两兄弟先被送到台湾受教育 3 年,然后又送到美国西点军校培训 3 年。

说到坤沙“毒品大王”的称号,二少说这是美国人对他父亲最大的冤枉。事

情的真相是,坤沙虽然做毒品生意,但因深刻了解毒品对人的危害,所以从心里痛恨毒品。他对部下的管理与金三角别的帮派不同,一旦发现有人吸毒,不论原因就会立刻枪毙,有一个亲戚就是这样被毙了。他说“世界上最痛恨毒品的人有两个,一个是吸毒者的母亲,一个是我。”

二少放下筷子,用很标准的汉语普通话介绍了父亲当年被冠以“毒品大王”的“真实原因”:20 多年前,坤沙在金

三角做大后,明白仅依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改变金三角老百姓以罂粟为生这一现状的,当地政府也没有这个力量。因为种植过罂粟的土地,很难再长粮食,这是 100 多年前英国殖民者留下的祸根。于是他通过特殊渠道向美国政府表达了愿意合作解决金三角毒品问题的意愿。

不久,美国方面派人到坤沙总部进行沟通,坤沙告诉他们,要想让老百姓立刻停种罂粟不现实,因为他们要维持

生计。可行的办法是美国政府每年出一笔钱,通过坤沙收购金三角的罂粟及其制品,收购后由美国政府决定就地销毁或用于制药。与此同时,美国方面还应提供合适的种子和技术,指导老百姓种植粮食或其他经济作物,每年减少罂粟的种植面积,这样五六年后,就可能彻底消灭金三角的毒品源。

也许是语言上的原因,从美国来的人听得似懂非懂,最后问坤沙每年想要多少钱?能收购多少毒品?坤沙说每年只

要 3500 万美元,他能帮美方收购金三角 70%-80% 的罂粟。不料这美国人回去以后,不仅没有同意坤沙的方案,还说坤沙自己亲口承认,他控制着金三角 70%-80% 的毒品,是一个确实确实的毒品大王,并悬赏 200 万美元缉拿他。经过国际媒体的传播,一时间全世界都知道了坤沙的这一称号,“毒品大王”就这样成了他此后无法抹去的标签。

新民周刊(亦非)
(更多内容请看最新一期《新民周刊》)